

一碗芳糜暖流年

□鹿舟禾

从单位门口出来，暮色渐沉，街边的粥店升腾起的香气，氤氲在我的眼前，勾起我心底最深的柔软，那声声“阿因”的叫唤，那浓浓的芳糜（香粥）味道，是难以触及而又确切的温暖。

儿时，当夕阳送来最后一缕霞光，意味着母亲已经出门，她要唤我回家吃饭。我和小伙伴们穿梭在晒满红红绿绿老式床单的街上，徘徊在雾气萦绕、人潮如织的闹市里，就算身上没有一分半角，也喜欢走马观花式地围观着熟悉的每个摊位，看大爷大妈们如何把木箱子打开，将炉具一件件拿出、摆放整齐，生火、摇扇……

一群小毛孩，围着摊位，这望望、那瞧瞧，炉子升腾的烟气弥漫着，映红了我们的脸蛋。我尤爱大爷烙的鸡蛋饼，一小块边角料，含在嘴里，化在舌尖，瞬时就口齿生香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那时，总觉得放学路途的快乐胜过母亲那碗芳糜的味道，就算是路边的小吃，也让我觊觎不已。除非母亲又着腰，出现在西街的转角处，不然到家吃饭那会儿，我早已吃了个半饱，没多少

胃口再吃母亲做的饭了。

很多人都说，母亲的厨艺很好。打我记事起，她就一直张罗着茶厂里10来个工人的伙食，煎炒烹炸样样拿手，即便是简简单单的一锅芳糜，也能让母亲做得让人鲜掉舌头。大米淘洗完放进砂锅，倒适量水煮开后小火煨着，粘稠时就会咕嘟咕嘟冒起小泡泡，母亲将切好的虾和膏蟹放进去，盖好盖子，让它们在锅里酝酿美味，三刻钟不到的功夫，一锅升腾着热气的芳糜就出炉了。

而今一年到头难得吃到几回母亲做的芳糜了，每当踏上归家旅途，我都是几多兴奋，常常来不及带齐衣物，匆匆忙忙就出发了，妻子总半开玩笑半埋怨地说：“我做的粥咋不见你这么上心。”我打趣回道：“我这高居不下的体重，还不得亏了你和妈啊。”

母亲对烹饪怀着一颗虔诚的心，哪怕只是家常便饭，哪怕当时的芳糜里只有海鲜两三只，哪怕吃饭的人只有父亲、我和我姐，母亲也绝不怠慢，时刻掌握火候，对调料的把握也十分精确。那时我不曾疑惑，疑惑母亲对做饭这种小

事为何如此严谨，在三九隆冬夜里家中微黄的灯下，芳糜腾起的雾中，我只顾饱腹，没能看清母亲盈满幸福的眼眸。

在外地工作多年，每当怀念那口芳糜时，我脑海里唯有反复咀嚼那一幕幕泛黄的画面。文学大师木心在《少年朝食》中曾这样写道：“念予毕生流离红尘，就找不到一个似粥温柔的人。”不敢揣测其笔下之人是何等温柔，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，不管志满意得，抑或运乖时蹇，我暗暗庆幸自己在生命的不远处，总有那处温暖的港湾、那位温柔的人儿在等待着我。

街边粥店升起帐篷，点起了温暖的灯火，耳边的吆喝声、说笑声此起彼伏，不知不觉间，我已走到了家门口。围坐在小桌上的妻儿见我回来，欢呼雀跃，张罗我洗手吃饭。一身疲惫瞬间散了，我突然意识到我有了自己的“阿因”，要扮演父亲的角色，那幸福没有丢失，儿子大快朵颐的时候，母亲看我眼中的幸福，也浮现在我与妻子的眸中。兴许是感受到了我的目光，妻子扭头和我四目相对，锅里升腾的雾气打湿了我的眼眸。

数星星的孩子

□邱建军

雨后黄昏，骤雨乍歇，晚霞布满了天空。一道美丽的彩虹挂在西空，一群回巢鸟儿扇动翅膀飞翔着，如黛的远山静默着，如带的河水绕着山向远处流淌着。画面是如此的美丽，似真似幻。

我和孩子拿着小凳子，爬上屋顶，欣赏这夏天的美景。

孩子用手指着远方，向我说：“爸爸你看，那天空，那晚霞，还有那座桥，多美啊！我在语文课本上读到过，有好多好多赞美的句子。”“嗯，真的吗？”我们谈论着，话题很多，由景到情再入理，包括理想、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，当然孩子似懂非懂。

我感受到孩子的成长。真的，时间好快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

记得你，就像一颗璀璨的星辰，在那个充满生机而又忙碌的夏天，闪烁着来到这个人世间，如同冒险家般，跌跌撞撞，一转眼你就十二岁了。

孩子又问：“爸爸你在想什么呢？”我含糊其辞地答道：“假如有一个天使，从那座彩虹桥上走下来该多好。”孩子说：“天使是什么？”我沉思了良久，然后慢慢答道：“天使就是能给你带来好运的精灵，它喜欢降临有梦想的孩子。”孩子还是似懂非懂，用稚嫩的眼睛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不解。我没有过多解释。

我们在屋顶上坐着，看着美景，东拉西扯地交谈着，直到彩虹消失，晚霞褪去，夜幕挂上了天空，繁星缀满了苍穹。

我又问：“你学过《数星星的孩子》吗？”“没有，我只背过‘如今直上银河去，同到牵牛织女家’，古诗好难背，花了好长时间才背下来。”孩子接着又问：“银河在哪？”

我手指着天空中那条白色的光带，向他解释：“那就是银河。”孩子眼睛里闪烁着星星般的光芒，“哇，那就是银河啊！”他兴奋地指向那条如丝带的银河，“好长好长的光带，怎么天上会有河呢，河里有水吗，星星是浮在水面上吧？”

我扑哧一笑，没等我解释，他抬手指点着，“一颗、两颗、三颗……哇，太多了，数不过来，眼睛都看花了。”我说：“太多了，数不过来吧。”然后指着其中一颗最亮的星星，告诉他那是牵牛星，隔河对面的是织女星。

孩子把身子向我靠了靠，“爸爸你给我挠背。”我一边挠着，一边给他讲“牛郎织女”的动人故事。好久好久，我俩从天上谈到人间，沉浸在优美的神话传说里。

不知不觉，月亮升起来了，光芒四射，如水银般倾泻着。星光也渐渐暗淡了，慢慢地隐去。

孩子依偎在我的膝上睡着了，很甜很甜。我抱起孩子，在月光的沐浴下走下楼来，影子也跟着下楼，时长时短。

孩子，爸爸愿你有一个彩色的梦。我心中默念着。

月光打雪

□何愿斌

那是不可忘却的一个元日，驱车经过旷野，他停下来稍歇。天地茫茫一片，明亮的月光砸在地上，雪地散放耀眼的光泽，像玉女的明镜，像是时空刀鞘里拔出的青铜利刃。“月光打雪”，他心头蓦然生出这样一番词句。是的，似乎只有“打”这个动词，才能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他当时的体悟和心境。

那是忙碌的年份，也是又一个新春元旦的零点时分。他看见天上月提着新年灯，他听见茫茫雪域里跨年的脚步声，应和着自己的心跳。正当风华正茂，明天充满希望，他的浑身充满力量。新的一年正是梦想的开始，他迈开铿锵有力的步伐，迫不及待启航全新的征途。

月光为什么要打雪呢？大地分明

是阒[qù]寂无声的。原野静谧，村庄安睡，飘落一整天的雪花也已息。可是，置身旷野，他又的确听到了某种急促的声音，像母亲的连枷击打秸秆，像一匹匹胶纸铺陈雪域，像一只坠落的木桶撞击井池，像一串冰凌划破天鹅的羽翅。旷野无垠，雪光坦荡，耳鼓回响均匀温热的呼吸，血管里聒噪着澎湃激越的播音。

月光打雪，如果他是音乐家就好了，可以谱写出月光跨越新年的心声；如果他是画家就好了，他要绘就一幅能传递声波的黑白版画；或者，制作出一部电影，写成一首长诗。但是，他什么都不能做，他只能在雪月交辉的时辰里愈行愈远。

许多年以后，又一次，他经过当年

指尖上的诗意

□马亚伟

朋友为她上大学的女儿亲手织了一件毛衣，上面有一枝橘黄色的萱草花，有“萱草生堂阶，游子行天涯”的含义，寓意母爱会时刻陪伴在女儿身边。我看了简直目瞪口呆，这件手工织出来的毛衣，设计美观，针脚均匀，手法精致，连小细节都打造得非常完美，说是艺术品一点都不夸张。

最让我惊叹的是，在这个无比匆忙的快时代，竟然还有人肯花费时间手工织一件毛衣。手织毛衣是一件“浩大”的工程，尤其是织这种有精美图案的毛衣，需要耐心、细心再加上心灵手巧，不是一般人能驾驭的。记得多年前我也尝试过织毛衣，总是被那些长长的毛线搞得心乱如麻。朋友为女儿织毛衣，一定是有浓浓的爱意在心中，才会让她如此耐得住性子，沉得下心思。说实话，如今外面卖的毛衣颜色丰富，花样繁多，想要找出一件好看的。但那种毛衣是冰冷的机器制造出来的，千篇一律，缺乏温柔的触感，无论如何都无法跟手工织出来的毛衣媲美。

这样说来，手工制作的东

是诗意的。这份诗意，朋友的女儿一定能够感知。她的母亲把象征母爱的萱草花织进毛衣，这样的毛衣穿在身上，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的温情和诗意，丝丝缕缕缠绕在心头，就像随时可以感知到母亲手的温度和心的温度一样。

朋友说，她织毛衣的时候特别享受，仿佛觉得时光倒流，又回到了从前慢的时代，回到了女儿小时候的时光。我能想象，午后的温暖阳光下，朋友不紧不慢地挑起千针万线，密密编织着一份爱意和温暖的场景。她以毛衣针为画笔，以毛线为宣纸，耐心地画一幅世间独一无二的图画。所有的手工作品，都是世上的“孤品”，只此一件。朋友的表情一定是从容安详的，嘴角的笑容一定始终荡漾着。

我这样说的时

的旷野，旷野连接城市的郊外，已经成为规划中的新区，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，演绎新的传奇。瞳仁盛满莹莹月色，他又一次看见明月照耀积雪，像点燃往昔的火炬，旧日像友朋一样归来，却不可触摸。在恍惚如梦的声音里，他恍然明了当年的心境。其实，月光并没有打雪，敲打皑皑白雪的，是漫漫时光的匆匆脚步，是青春的理想和征途。如今，当他回首往昔，竟然感受到月光和雪花是拥抱着，它们握手言和，相亲相近。它们深切地知道，明月和积雪不会长久，但是刹那的相逢，就是美丽的神话。

他深情地凝视月色，他分明听到大地合奏一曲新的乐章，那是熟透的种子在冰天雪地里，默默耕耘一个全新的春天。

滴，人会有一种欢愉淡然、宠辱皆忘的心境。

这种境界，是把手工制作的意

偷得浮生半日闲，绣一幅十字绣，做一个手工包，把时光拉长再拉长，把美好留住再留住。陪孩子一起，折一艘纸船、一只飞鸟、一朵玫瑰，你手工做出来的每个作品，都是有温度和灵性的。这种温度和灵性，是最宝贵的。可这些最宝贵的东西，却常常被忽略。我们误以为跑得越快离目的地越近，其实人生没有目的地，享受丰富、温暖、诗意的过程，才是真正获得了幸福。

指尖上的诗意，就是在缓慢的时光里，把爱意传递，把温柔表达。让我们重回古老的节奏中，翘起手指，在指尖翻飞出一朵花的馨香……